

刀客

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系列七

冬去春来，一晃八年过去，杨季生十七岁了，虽说长得身材魁伟，可是依旧不敢拿刀……



古今传奇系列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文化出版社

40

刀客

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系列七

古今传奇系列

40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刀客 / 故事会编辑部编. —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6.7

(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 古今传奇系列; 七)

ISBN 978-7-5535-0581-7

I. ①刀… II. ①故…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61517号

责任编辑: 姚自豪

装帧设计: 周艳梅

责任督印: 张 凯

书 名: 刀客

著 者: 《故事会》编辑部编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

出 品: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0020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www.storychina.cn)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8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35-0581-7/I·163

定 价: 15.00元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00591) www.storychina.cn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 免收邮费(挂号除外)

汇款地址: 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200020); 收款人: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部

联系电话: 021-64338113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59226097

编者的话

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有讲故事的传统。五千年的文明绵延不断，五千年的故事口耳相传，故事成为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二、创刊于1963年的《故事会》杂志是一本以发表当代故事为主的通俗性文学读物。50多年来，这本杂志得风气之先，发表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许多作品一经发表便不胫而走、踏石留印，故而又有中国当代故事“简写本”之称。

三、50多年来，这本杂志眼睛向下、情趣向上，传达的是中华民族最核心、最基本的价值观。

四、为了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阅读最大面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为纪念《故事会》杂志创刊50周年，故事会编辑部特组织出版《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丛书。

五、丛书共分六个板块：悬念推理系列、幽默讽刺系列、惊悚恐怖系列、言情伦理系列、古今传奇系列、社会写真系列。并按系列逐年推出若干部作品集。

六、古人云：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对于喜欢故事的读者来说，本丛书的创意编辑将带来超凡脱俗的阅读体验。

《故事会》编辑部

目录 Contents

人间·沉浮录

夺命连环骨·····	02
高人的规矩·····	09
惊心动魄的面试·····	17
开元通宝·····	22
靠手艺吃饭·····	26
十五个杀人的医生·····	29
午夜的诱惑·····	35
九张脸·····	40

古今·异闻录

白夜女孩·····	62
百万富猫·····	69
高价保姆·····	74
明日晨报·····	79
粮食变石头·····	85
特殊信使·····	89
真正的大侠·····	93
重生茶·····	101
纵火奇案·····	108
七星痣·····	113

目录

Contents

江湖·恩仇录

刀客	129
九死一生	135
螺旋荆	139
三和贡茶	147
神算	154
袖里吞金	162
友情之酒	168
斗鸡王	172

天涯·奇情录

垫柱龟	193
离奇的外套	198
命悬一线	203
墓地银行	209
上帝送来的吻	215
天下第一家	222
爱上羊的狼	225
赌场无间道	229

人间·沉浮录

ren j i a n c h e n f u l u

花开倚红尘，花落又一春。
人生多有梦，冷眼观浮沉……



夺命连环骨



栖身茶叶岭

菱江镇有座茶叶岭，岭上有座茶叶亭，是采茶人歇脚的地方。民国初年，这里来了对母子，借茶叶亭一角安了身。他们天天捡来柴草为采茶人烧水热冷饭，还自采草药为大家看病，很得当地茶农好感。没几年工夫，儿子小松就从儿童长成少年。

这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那母子俩正在纳凉，一个中年和尚跌跌撞撞地爬上岭，还没走到亭子，就喘着粗气跌倒了。娘俩连忙把和尚抬进亭子，将解暑驱痧的草药灌进他嘴里，不一会儿，和尚慢慢喘过气来，小松娘又让他喝了一碗米粥。

和尚喝完粥，定定地看了母子俩好一会儿，说是要去东岳庙。

东岳庙在茶叶岭东面，庙旁有五间抛尸房，镇上人也叫那里为五间

头，是菱江镇商会所建。因为菱江镇是个热闹的商埠，往来客商极多，那年月出门在外丧命异乡是常有的事，凡是死在镇上无人收尸的外乡人，商会就施舍一具薄板棺材，放进抛尸房。东岳庙原先比较热闹，现在兵荒马乱的，庙内总是冷冷清清，阴气沉沉。

第二天一大早，小松娘正在烧茶，小松就到东岳庙去看那个和尚了，但不一会儿他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来，说：“那个和尚在五间头翻死尸！”

五间头的死尸年年有放进去，却从不见有抬出来，反正是烂了的棺材上再放棺材，没人知道里面有多少死尸。小松娘急急地跟着儿子去了那里，果然听见五间头里传出木鱼声和诵经声。小松娘好生奇怪，五间头里堆满腐尸，臭气熏天，在那里念经，不熏死也会熏出病来的。这样想着，她忍不住叫了起来：“师傅，不能在里面念经啊！”

过了好一会儿，那和尚才从里面走出来，鼻孔里插着两根长长的草，见了小松母子，他双手合十行了个礼：“感谢施主提醒，小僧自有解法。”说完，他晃了晃鼻孔里的草，又进了五间头。不一会儿，木鱼声和诵经声又传了出来。小松娘的心动了动，让小松留在那里，看着和尚的行踪。

五间头怪事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小松急匆匆跑回来，对母亲说：“不……不好了，那个和尚不好了！”小松娘连忙跟着儿子来到庙里，只见和尚脸色发紫躺在地上，边上的炭炉上搁着一口锅，锅内滚动着黑色汁液，散发着一股浓浓的药味。小松说：“他让我把他吊到炉子上头去，要脚朝上头朝下，我吊不动才叫你来帮忙的。”

于是，母子俩把和尚吊了起来。刚一吊好，和尚就贪婪地吸着炉子上冒出来的药气，一会儿，和尚“哇”地吐出一大口淤血，发紫的脸色渐渐变红。这时，他才有气无力地说：“放、放我下来！”下来后他又说：“把药倒出来，让我喝下去。”母子俩又一阵手忙脚乱，让和尚喝下了药。药一下肚，和尚就睡了过去。

忙过之后，小松娘问小松是怎么回事，小松说：“我对他鼻子里插的草感兴趣，就与他套近乎，帮他烧火做饭，后来他告诉我鼻子里插的是防秽草，他让我也插上防秽草进了五间头。今天早上，他又一个人进了五间头，刚才我去找他，他从五间头跌跌撞撞跑出来，鼻子上没了防秽草。他一出来就忙着弄药，找出绳子要我把他吊……”小松娘这才明白，和尚是在五间头里失落了防秽草才中的尸毒，要不是他有药，吐出那口恶血，那是必死无疑的。

和尚又过了一阵才醒来，吐出一口长气，说：“多谢你们救了我，无以为报，我想把一身医术传给小松，让小松每天来跟我学医吧。”小松娘喜出望外，连忙替小松谢了和尚。

第二天，小松娘悄悄来到东岳庙，远远地看到和尚在五间头门口摆开了一堆堆的尸骨，正在尸骨里看得认真、仔细。小松娘大吃一惊，一下子明白了和尚的意图。

小松娘出身骨科世家，从小耳濡目染，略懂医道，她之所以沦落于此，一是由于家庭突遭变故，二是心里还有个天大的秘密。她知道凡是骨科医家都在寻找灵药，而最好的骨科灵药是两种人骨，一叫朱砂骨，一叫连环骨。长有这两种骨的人世上极少，但长着这两种骨相的人一辈子不会骨折，就算摔断了骨头也能不治自愈。而这两种骨相中，朱砂骨的人又好找些，因为长朱砂骨的人身体特重，活着就可以看出。难找的

是连环骨，一直要到死尸腐烂后，拎起他的尸骨看是不是连成一串才知道。而连环骨的药效比朱砂骨更好，据说只要有了连环骨，连头断了都能接上。看来，这个和尚超度亡灵是假，来五间头找连环骨是真。

当天晚上，小松娘就对儿子说：“从今往后，你要多长个心眼，注意这和尚的一举一动。”

小松问为什么，小松娘说：“现在你不用问，以后会知道的。”

这以后，小松发现了一个秘密：他娘竟开始偷偷练武，有时在天亮之前，有时在月升之后，一会儿拳打脚踢，一会儿攀岩过涧……

一决生死

转眼到了秋天，这天一早，和尚突然来到茶叶亭，要小松同他一起外出采药。小松娘哪里放心，就说小松年纪还小，要去就让她也一起去，和尚当即说好。三个人准备好干粮，一起上了路。

会稽山脉绵延数百里，素有百药山之称。三个人一路采到一个叫龙角山的地方，和尚眼睛一亮，指着山崖间一根开着紫花的藤说：“你们看到了吗？那叫断血藤，任何内出血、外出血，见它就止，是株百年难遇的好药啊，可惜山崖太高，难采。”

小松年轻气盛，当即说道：“我什么样的岩崖没上过？我这就去把这断血藤采来！”小松娘一把拉住小松，说：“你不能上，还是我上吧，断血藤要连藤带根采来才有效，我知道怎么采。”说着，她肩背药篓，如一只灵活的猴子，“嗖嗖嗖”几下就爬上了山崖。小松正呆着，一旁的和尚说一声“小松，你守在下面”，也一跃而起攀上了山崖。顷刻间，和尚和小松娘都站在断血藤旁边的一块石头上。

让小松感到奇怪的是，两个人都没有去采断血藤，而是久久对峙着。

其实，这时发生在小松头顶的，是一场孕育已久的生死对决……

和尚定定地看着小松娘，眼睛里露出一股凶光。

小松娘问：“你想干什么？”

和尚阴森森地说：“我已传了你儿子一身本领，你可以放心地走了。”

小松娘身子一晃，问：“你又是我师伯派来的杀手？”

小松娘怎么也不会忘记，自己小时候特别爱玩，有一次她爬到一棵树上掏鸟巢，一不小心摔了下来，没想到竟然皮毛无损。行医的父亲见了，高兴地说她长的是连环骨，有一次喝多了酒，还把这事告诉了他师兄。父亲去世后，师伯就派出杀手，要杀了她谋取连环骨，她侥幸逃脱，从此，她带着儿子远离故土，逃到茶叶岭安身……

和尚说：“不，我是你师伯的徒弟，也是杀手。那次是我故意让你逃跑的，因为我不想师父得到你。现在他死了，该是我取你尸骨的时候了。你别恨我，我还是有慈悲心的，见你们孤儿寡母很可怜，就决定先去五间头，要是在那里找到连环骨就放了你，可我冒着生命危险也没有找到连环骨，只好对你下手了。我已经为小松留好后路，要不了几年，他定是位骨科名家。现在，你可以心无牵挂地去了……”

小松娘心里升起一股寒气，自从逃脱师伯的追杀后，她只想到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把小松抚养成大，最后把自己的尸骨作为良药留给儿子，现在和尚要夺的，不只是她的一条命，也是儿子的无价之宝啊！

但是，这时已不容她多想，和尚像只老鹰一样扑了过来，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小松娘瞅准和尚一个破绽，飞起一脚，把和尚踢下了山崖。

山崖下的小松根本不知道上面发生的事，他看见和尚掉了下来，说声“不好”，一跃而起想托住和尚，小松娘大叫一声：“别——”谁知话

没说完，脚下一滑，也跌了下来。

想不到那和尚被半山腰的一棵树挂住了，而小松娘却直直地摔了下去，就在快落地时，一块石头从上而下，击中了她的头颅。小松一把抱住娘，娘已经成了个血人。小松悲痛欲绝，喊道：“娘，娘……”小松娘无奈地看了小松一眼，说了句“骨头……我的骨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在劫难逃

挂在树上的和尚把下面的情形全看在眼里，心里一阵狂喜，刚才那块石头正是他扔的。他正在想法子从树上下来，不想这时树杈突然断裂，他也重重地摔了下来……

这时奇迹发生了，和尚的身子在地上弹了几弹，竟然毫毛无损！和尚伸伸胳膊蹬蹬腿，非常奇怪，嘴里直念叨：“难道我……我也是……”

小松问和尚，他们在崖上发生了什么，和尚说，他们正要挖断血藤，旁边突然蹿出一条蛇，他与小松娘同时打那条蛇，不小心相撞了……小松信以为真，同和尚一起把娘抬回了东岳庙。和尚说，他要为小松娘念七七四十九天经，送她上天堂。菱江镇商会闻讯，送来一口棺木盛殓了小松娘。

到了第四十九天晚上，小松想娘就要入土了，想再看一眼娘，他到东岳庙掀开棺材盖，一下子呆了：棺材里竟然没有娘的尸体！小松急忙去找和尚，可和尚也没了踪影。他急了，在岭上到处找，突然，他听到前面小竹林里传来阴森恐怖的笑声，循声望去，只见暗淡的月光下跪着一个人，朝着天双手乱抓，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和尚！他语无伦次

地朝天大喊：“糊涂的师叔啊，她不过从树上摔下来没伤着身子，你就说她长的是连环骨，害得她家破人亡，害得我花了几十年心血，丧尽天良，坏事做尽，得到的却不是连环骨，报应呀报应！”此时小松才看清，和尚的脚下散落着一堆尸骨，小松一下子明白了，叫了一声“娘”，就扑了过去。和尚拉住小松，说：“孩子，把你娘的尸骨安葬了吧。你娘不是连环骨，我才是！我死后，你把我的尸体放进五间头捂上七七四十九天，再取我的全副尸骨作骨科良药！”说完，他一头朝旁边的大石头撞去……

又过了好几年，茶叶岭出了位远近闻名的骨科名医，关于他的传说有很多，甚至有人说他受过神仙指点，但说得最多的，是他出身骨科世家，他娘就是一位骨科名医……

（赵和松 吴桑梓）

（题图：黄全昌）

高人的规矩



这是规矩

早年间有个行当叫“戗剃刀”，其实就是磨剃头铺的剃刀，你别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在京城一带，最有名的戗剃刀匠要算石师傅，因为他靠着戗剃刀的本事，把一个人送进了有名的梁王府。

那还是一年前发生的事。这天，石师傅正在街上兜生意，突然听到前面一阵喧闹，走近一看是个剃头摊子，有几个人正拉着剃头师傅在说些什么，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梁王刚从外地返京，还没回府，就接到了皇上召见的敕令。

此时梁王是风尘仆仆、头发杂乱，怎么能去见皇上呢？于是，他和手下找到了这个剃头摊，要剃头匠以最快的速度给他理理发。可谁知越急越出事，剃头匠的剃刀这时候却钝了，三刀也刮不断一根头发。石师傅一听这事儿，二话不说，跑到剃头摊那儿，放下板凳，接过剃刀，双臂抖动，眨眼间就将一把钝刀磨得锋利无比。剃头匠有了好刀，也来了精神，很快便把梁王的头发修理得服服帖帖。梁王生来就喜欢有本事的人，从宫里回府后就派人找到石师傅，要赏他白银百两。石师傅说什么也不要，说自己有个外甥秦什，父母故去，无依无靠，人也机灵能干，只求梁王赏他碗饭吃。梁王点点头，一挥手，秦什便进了王府。而石师傅也名声大振，成为钱剃刀行当里的名人。

秦什进了梁王府，被安排在后厨。他人机灵，办事又麻利，很快便受到赏识，被安排跑后厨的外事。秦什自然也没忘舅舅的大恩，经常到石师傅家探望。

这天，已是掌灯时分，秦什又来到了舅舅家。石师傅一抬头，纳闷道：“秦什呀，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呀？”

秦什把手里的包袱往桌上一放，只听“丁零当啷”几声，竟亮出一大堆大大小小的菜刀来。

石师傅一愣：“秦什，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秦什看着舅舅，说：“舅舅，明天惠王爷要到王府，梁王吩咐要好好准备宴席，可这些刀都钝了，手巧不如家什妙呀，所以我来求舅舅帮忙，把这些刀在四更前都磨好了。”

石师傅皱眉：“秦什，你不是不知道，舅舅我是钱剃刀的。钱剃刀的不能磨刀剪，而磨刀剪的也不能接钱剃刀的活儿，这是行当的规矩。那么大的王府，难道没有个常用的磨刀匠吗？你赶紧找他去。”

“舅舅，这规矩我知道，王府是有个磨刀匠刘哑巴。我刚才去了他家，可谁知他病了，上吐下泻，别说磨刀了，连炕都快起不来了，所以我才到您这儿来的，您就帮着磨磨呗。”

石师傅摆摆手：“不成，不成，戗剃刀和磨菜刀是两个活儿，虽然都是磨，可方法和成效都不一样，你还是去找别的磨刀匠吧。”

秦什“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舅舅，你知道吗？这次可是梁王的大事，梁王最近受到了排挤，怀才不遇，而惠王爷在圣上面前特别吃香，如果他肯出手相帮，梁王一定能转危为安。明天，梁王请惠王吃饭，就是这个目的。饭菜都是梁王精心安排的，要是因为这菜刀的事儿出了差错，说重了，梁王会要了我的脑袋；说轻了，也得把我赶出王府呀！舅舅，我知道你一辈子都守行当的规矩，可看在我娘的分上，你救救我吧！”

坏了规矩

石师傅身子一抖，眼泪淌了下来。秦什是石师傅姐姐的孩子，石师傅从小和姐姐相依为命，姐姐、姐夫死后，留下了秦什，石师傅没有子女，就一直把秦什当自己儿子看待。现在见秦什涕泪俱下地求自己帮忙，又提起了过世的姐姐，他怎么能不动心？石师傅扶起秦什，叹了口气：“孩子，起来吧，舅舅可以帮你，不过，戗剃刀用的是小细磨石，磨刀剪需要有大条磨石，舅舅可没有呀！”

“舅舅答应了就好！”秦什破涕为笑，“我这就去找。”

很快，秦什搬回了大条磨石，和舅舅一起把大磨石在磨凳上绑好，石师傅先用大石磨，接着又用戗剃刀的小石磨了一次。

石师傅本来手艺就好，再加上时间紧迫，他用了十二倍的心力，所以，